

基于历时语料库的中国日语学习者填充词使用研究

日本国立国语研究所

石黑 圭 吴楚琦

[摘 要] 本研究聚焦于中国日语学习者填充词的习得历程,以中介语理论为理论框架,运用历时性口语语料,对比分析同一学习者群体在母语(汉语)与目标语(日语)填充词使用上的变化趋势。研究结果显示:(1)随着日语学习进程的推进,学习者对母语填充词的依赖逐步减弱,汉语填充词的使用频率呈稳定下降,而日语填充词的使用则自第二学年起迅速增加,并于第二至第三学年期间首次超越汉语填充词,之后趋于稳定。(2)就具体形式而言,汉语填充词中的“啊”“呃”“嗯”在四年期间的使用频率均呈下降趋势,其中“呃”虽于第三学年(留学期间)显著减少,但至第四学年仍为使用最多的汉语填充词,显示其在部分语用环境中仍具残留功能。(3)在日语填充词的习得过程中,学习者对特定形式(如「あの一」)展现出明显的偏好与过度使用现象,此外,留学期间「まあ」与「なんか」的使用频率亦有显著提升,可能反映出学习者语用功能与社会语境意识的发展。综上所述,本研究为中介语理论框架下的填充词习得提供了实证支撑,研究结果提示,学习者对于填充词使用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与形式演变轨迹,日语教学实践中应适时提供针对性反馈,协助学习者逐步减少对母语填充词的依赖,鼓励其在语境中灵活运用多样化的日语填充词。同时,教材设计与教学策略亦宜适当引入具有实际交际功能的填充词表现,以促进语用能力的发展与自然的口语表达能力的提升。

[关键词] 填充词 日语学习者 历时语料库 B-JAS 中介语

引 言

在日语自然话语中,「あの一」「えっと」「えー」等填充词被广泛使用。此类词语本身虽不具备明确的语义内容,但作为维持语言互动顺利进行的重要标记(贾琦等,2013),在相关研究中占有一席之地。长期以来,已有众多学者对日语填充词的功能与使用展开全面而深入的探讨(定延利之、田洼行则,1995;山根智惠,2002;上田有希子,2005;中岛悦子,2009;伝康晴、渡边美知子,2009;贾琦等,2013),指出其在语言交际中所呈现的多样性与复杂性。

在日语教育领域,填充词的教学价值亦被广泛认可,被认为一线教学中不可或缺的重要构成要素(定延利之,2004;大工原勇人,2010;石黑圭,2022)。随着对日语学习者填充词使用情况的关注日益增加,相关研究数量也呈现增长趋势。既有研究指出,日语学习者在学习过程中对填充词的过度或不当使用,常伴随一系列负面效果(尾崎明人,1981),如语言流畅度下降、交际效果受限、或妨碍语法结构的正确习得等。然而,现有研究多依赖共时性语料库或研究者自行收集的短期资料,针对同一学习者群体进行长期追踪的历时性研究仍相对不足。

Selinker(1972)指出,第二语言学习者在习得过程中所构建的语言系统,是一种介于母语与目标语之间

的过渡性语言,称为中介语。该过程通常被视为一种从接近母语状态逐步过渡至接近目标语的动态演变。然而,这一演变过程具有非线性,且难以直接观察的特征,其高度复杂性也使得对中介语的存在及其发展轨迹的实证检验变得更为困难。为了更直观地呈现这一动态演变过程,本研究引入同一日语学习者(K)在第一与第四学年的访谈发话片段进行对比分析(与日语母语者C对话)。

【第一学年】

C: あー、んん、それから？ うん人が少しですから、あと、どうして田舎、のほうがいいですか？

K: んーんー、あー、んー、あー、あの一、あんー、あー、あー、あーその一、あー、あー、あん、{笑}、あー、あの一、んーすすいません{笑}

C: んー、その、人が少ないですから、ですね？ はい

【第四学年】

C: どこかに住むとしたら、都会がいいですか田舎がいいですかー？

K: そうですよー、やはり、都会が、いいですよ、訳は、なんか、うーん、交通、だとか、便利なんです、あるいは、えーっとー、うーん買いものとか、何か欲しいたら、すぐに、買えます、田舎とは一、それはちょっと、不便、と思いますよね、うーん日本に、{咳}い、行った時、二回三回くらい田舎にいたこともあります、とても不便だと思います{笑}

从上述对比可观察到,学习者在初学阶段的发话主要表现为单一形式填充词的反复堆叠与话语推进困难,难以形成明确表达。而至第四学年,学习者不仅在形式选择上更为多样(如「なんか」「えっと」),也开始展现出语用功能的运用,如维持话轮、填补思考空隙、或作为语气缓和策略等。这一变化反映了学习者在目标语中填充词运用的习得历程,也可视为中介语向目标语体系逐步靠拢的过程性表现。

为验证中介语的存在及其演变过程,并为中介语理论提供实证支持,本研究选取历时性口语语料作为分析对象,聚焦于同一学习者群体,对比其在汉语(如“嗯”“诶”等)与日语(如「あの一」「えっと」「えー」等)填充词使用上的变化,深入探讨日语学习者填充词的发展历程。这一研究路径旨在弥补现有研究中对填充词习得过程缺乏长期观察的不足,并为该领域提供新的分析视角与研究思路。此外,通过对不同学年阶段学习者填充词使用特征的历时性考察,有望为日语教学提供实证参照,亦可为二语习得领域中的中介语研究带来进一步的理论支撑与研究启示。

1 文献综述

学界对填充词的研究定位主要有两种路径:其一是将其作为独立的词类(filler)加以探讨,其二是视其为话语标记语(discourse marker)的一个子类型,结合话语标记语的特征进行分析。本文参考贾琦等(2013)及韦兰佳(2013)的观点,采用“填充词(filler)”一词,并将其作为独立词类进行定位与分析。

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国内外学者从元语用、非流畅产出等不同视角出发,对填充词进行了多方面研究(西山友惠等,2007;张奕、乔琳,2010;武妙冉,2018;王希竹、金晓艳,2020)。在语言学领域,相关研究多聚焦于填充词整体或特定形式在口语中的语用功能(山根智惠,2002;西山友惠等,2007;中岛悦子,2009;大工原勇人,2010;贾琦等,2013;韦兰佳,2013;葛欣燕、松村瑞子,2017;王希竹、金晓艳,2020;刘洪君,2022),研究方法以定性分析与语料库定量分析为主。

在二语习得领域,学者们多以访谈资料或语料库为基础,对学习者的填充词的整体使用情况或特定形式的习得进行实证性分析(王立非、祝卫华,2005;永井绚子,2017;朱霖,2017;小西圆,2018;彭丽萍,2019;王希竹、金晓艳,2020;金韵玲,2020;原雪,2021;张桐,2021;石黑圭,2022)。

在汉语与英语的习得的相关研究中,运用语料库分析填充词的习得现象已相对常见。例如金韵玲(2020)以自然语料为研究资料,对比分析了母语与韩国中级及高级汉语学习者在“啊”“哦”“呃”“嗯”等叹词类填充话语标记的使用情形。结果显示,从中级至高级阶段,学习者在话语中使用此类标记的频率明显下降,语音表现与句法组合亦趋近于母语者,然而在话语位置分布与语用功能表现方面则未见显著变化。原雪(2021)则利用中国学习者英语口语语料库2.0(SECCL2.0)及美国当代英语口语语料库(COCA)作为分析资料,针对英语填充词“I mean”的使用情况,探讨中国英语学习者的语用特征。研究发现,在使用频率、句法位置及语用功能等方面,学习者与母语者存在明显差异;随着语言能力的提升,填充词“I mean”的使用频率与语用功能逐步趋近于母语者水准,但中级学习者在句末位置出现了过度使用的现象。

与此同时,关于日语填充词的相关研究,早期多聚焦于学习者特定阶段的使用情况,近年来则逐渐有研究开始关注不同习得阶段间的填充词使用差异。西山友惠等(2007)通过为期一年七个月的追踪调查,收集了中国日语专业大学生从初级后期至中级后期的口语语料。研究显示,学习者在此阶段主要使用的填充词为「エー」类和「ウ」类,且随着日语能力的提升,填充词的使用频率呈现增加趋势。该发现为后续探讨日语学习者填充词使用倾向提供了重要的线索与方向。此外,小西圆(2018)从不同母语背景日语学习者的角度出发,考察了其填充词的使用特征。研究指出,随着日语能力的提升,母音型填充词(如「ア」「エ」等)的使用比例逐渐降低,而词汇型填充词(如「アノ」「マア」等)的使用比例则相对上升。不同语言能力水平的学习者在各类语境中所倾向使用的填充词种类亦存在显著差异。该研究进一步指出,即便达到高级水平,学习者在根据语境恰当选择与运用填充词方面仍面临困难。

此外,葛欣燕、松村瑞子(2017)从汉日对比的角度出发,对中国日语学习者填充词的使用情况进行了分析。该研究重点对比了汉语填充词“那个”与日语填充词「あのー」的语用特征,并从实际对话中的功能层面探讨了二者在使用上的差异。此研究为后续开展汉语与日语填充词的对比研究提供了参考与启示。

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语料库在填充词研究中的应用逐渐增多,实证性研究的数量显著提升(武妙冉,2018)。针对日语填充词的研究亦不断涌现,对不同日语能力水平学习者的使用特征进行了描述,为填充词习得研究提供了实证基础。然而,此类研究多依赖共时语料库或研究者自行收集的对话资料,对于揭示同一学习者在日语习得这一持续性历程中各类填充词的习得变化仍具局限性。石川慎一郎(2023)指出,若要长期追踪同一学习者或学习者群体,构建历时学习者语料库,需进行多次(三次或以上)的资料收集,并投入大量时间、人力与经费。对前期规划与研究成果的产出亦有较高要求,实施难度较大。因此,多数研究者倾向于通过对比共时语料中不同语言能力层次学习者的表现,间接探讨其习得过程。

鉴于上述现状,填充词研究可从两个维度进一步拓展:其一,针对同一学习者群体进行历时性分析,考察其日语填充词的掌握情况;其二,从汉日对比的视角出发,探讨学习者母语背景对日语填充词习得所产生的影响。本研究基于这一思路,采用历时性语料库中的口语语料,聚焦于同一学习者群体,分析并考察其填充词的习得历程,期望为填充词习得研究提供新的视角与实证支撑。

2 研究设计

本研究所采用的分析数据来自北京外国语大学日本学研究中心、北京师范大学与国立国语研究所共同构建的北京日语学习者历时语料库(『北京日本語学習者縦断コーパス』,以下简称“B-JAS”)。该语料库以『多言語母語の日本語学習者横断コーパス(以下简称“I-JAS”)』为蓝本,针对17名于2015年9月入学、日语零起点的日语专业大学生,实施为期四年的追踪调查。除首次调查外,其余调查均以六个月为间隔,共计实施八次。据迫田久美子(2024)指出,B-JAS在承袭I-JAS调查内容与方法的基础上,融入了独自设计的调

查项目,旨在加强历时性分析的深度与广度。

本研究以B-JAS中的口语访谈任务(Interview task)作为分析对象,各次访谈时间约为30分钟。为更准确把握学习者填充词的使用情况,在B-JAS现有文字转录资料的基础上,另行进行填充词的听辨补充,并记录具体的统计结果。值得注意的是,日语填充词在实际对话中常以带长音与不带长音两种形式出现。为统一处理,本研究在统计与分析时一律采用附有长音符号「一」的形式记录。具体的操作流程如下所示:

(1)听辨补充:本步骤由两位具有丰富经验的日语母语者共同负责。一人负责常规文字转录工作,以确保对话内容的准确记录;另一人则专注于听辨录音,细致捕捉并标注所有填充词,生成包含填充词的新转录文本。此种双人协作模式可同时保障文字转录的准确性与填充词资料的完整性与信度。

(2)填充词的汉日类别判断:完成听辨补充后,随即进行提取填充词的语言来源分类。本步骤主要由两位具备日语教育背景的汉语母语者担任。他们根据母语直觉与专业知识,对填充词进行汉语/日语的类别判定。若两位判断者意见不一致,则邀请第三位判断者(日本国立国语研究所的汉语母语研究员)进行最终裁定,以确保分类结果的准确性。值得说明的是,在第8次调查中,填充词的汉日分类并未采用上述多人协作模式,而是由研究者单独完成。为降低主观误差,在判断过程中充分参照前7次调查所得的分类结果,力求在判准与一致性上保持连贯性与可比性。

此外,在填充词的统计处理上,为掌握学习者整体的发展倾向,本研究采取相对广泛的选取原则。在发话中独立出现、不具备语法功能,并具有构思停顿或发话调整等作用的语项,如「あの一」「えーと」「まあ」「なんか」等,皆纳入填充词类别进行统计分析。虽然部分语项也可视为话语标记词,但本研究旨在宏观掌握学习者填充词使用的频率与形式发展,为确保分析准则的一致性,未进一步区分其语用功能。

3 结果分析

本节采用词频分析法,对学习者在不同学年中使用汉语与日语填充词的情况进行对比分析。鉴于各次调查所得语料的总词数存在差异,为客观比较各学年间汉语与日语填充词的词频分布,我们引入每千词频作为衡量指标。具体计算方式为:每千词频=该填充词使用频数/语料总词数 $\times 1000$ 。采用此标准化指标,旨在总词数不一致的情况下,仍能对填充词的使用频率进行准确且具可比性的量化分析(石川慎一郎,2021)。

3.1 填充词整体的使用倾向

如下页表1所示,在四年制大学的日语学习历程中,学习者所使用的汉语填充词比例呈逐年下降趋势,相对地,日语填充词的比例则逐年上升,至第四学年末,其占比已达86.26%。具体而言,在第一学年上半年(第一次调查),学习者所使用的填充词中,汉语填充词占比高达81.35%,占据绝对优势,日语填充词仅占18.65%。然而到了第一学年下半年(第二次调查),汉语填充词的比例下降至69.65%,日语填充词则上升至30.35%。整体而言,尽管第一学年中汉语填充词仍居主导地位,但已呈现出日语填充词逐步增加的趋势。

第二学年(第三、四次调查)出现了结构性变化,汉语与日语填充词的比例趋于平衡。第三次调查中,汉语填充词占比为54.94%,而日语填充词为45.06%;第四次调查时,汉语填充词略降至51.30%,日语填充词升至48.70%。虽然此阶段汉语填充词仍稍占上风,但与第一学年相比,优势已大幅缩小,两种语言的填充词使用频率呈现出接近五五比的态势。

第三学年则出现了重要的转折点。在第三学年上班年(第5次调查),日语填充词的使用比例首次超过汉语填充词,分别为66.78%与33.22%;而在下半年(第6次调查),日语填充词进一步上升至超过70%,其主导地位已明确确立。

表1 各学年填充词的使用频率(每千词频)及百分比

学 年	调查次数	日语填充词 (占比%)	汉语填充词 (占比%)
第1学年	1	22.0 (18.65)	96.1 (81.35)
	2	31.7 (30.35)	72.7 (69.65)
第2学年	3	47.7 (45.06)	58.1 (54.94)
	4	48.6 (48.70)	51.2 (51.30)
第3学年	5	59.5 (66.78)	29.6 (33.22)
	6	53.0 (77.49)	15.4 (22.51)
第4学年	7	47.8 (80.80)	11.4 (19.20)
	8	51.4 (86.26)	8.2 (13.74)

资料来源:作者依据历时语料库数据制作

进入第四学年,日语填充词的比例持续上升,汉语填充词则持续下降。在第四学年上半年(第7次调查),日语填充词占比达80.80%,汉语填充词降至19.20%,与第一学年初期的分布呈现出近乎相反的态势。至第四学年下半年(第8次调查),日语填充词比例更攀升至86.26%,为四年内最高点;汉语填充词则降至13.74%,为最低点。由此可见,在B-JAS所覆盖的时间范围内,学习者日语填充词的使用比例呈现稳定而明确的增长趋势。

正如石川慎一郎(2023)所指出,尽管历时语料库名义上涵盖学习的发展过程,实际上仍存在观察范围上的限制。本研究所使用的B-JAS语料库亦止于学习者的第四学年。考虑到二语习得是一个持续发展的动态过程,可合理推测:随着日语能力的进一步提升,日语填充词的使用比例有可能持续增加,而汉语填充词则可能进一步减少。然而,是否存在稳定化或反转的临界点,仍需依赖更长期的追踪资料以进一步验证。

3.2 填充词的第一学年使用倾向

如前节所述,在语料库转录过程中,部分汉语填充词与日语假名的对应存在形式上的差异。具体而言,汉语填充词“啊”与“呃”多被转录为「あ」,其中“呃”也有少数被记为「う」;“嗯”的转录形式较为多样,可能出现「んー」或「うー(ん)」等形式;“噢”通常记为「お」,“诶”为「え」,而“哦”则可能记为「お」或「え」。至于汉语填充词“那个”,因其发音差异较大,未能在转录中形成统一记录方式。

根据下页表2的统计数据,在第一学年中使用频率最高的汉语填充词为“嗯”,全学年总计出现4,537次,人均使用频率为266.9次。其次为“呃”与“啊”;其中“呃”的使用频率与“嗯”相近,总计4,341次(人均255.4次)。可见,“嗯”“呃”与“啊”为日语学习者在第一学年最常使用的三种汉语填充词,占据了学习初期的填充词主体。

另一方面,下页表3所列日语填充词在实际对话中常呈现长音与非长音两种形式。为利于统计处理与形式统一,将所有日语填充词以带有长音符号「ー」的形式进行记录与分析。此外,我们依据元音类型对日语填充词进行分类,并将高频词「あのー」与「えーと」单独列出,以更细致地观察学习者的使用趋势。

此外,学习者亦出现使用汉语填充词“那个”的情况。该词在语义功能上与日语填充词「あのー」相对应,然而发音上具有显著差异。此现象显示,在学习日语初期,即便置身于全日语对话情境中,学习者的思维模式仍可能以母语为主导,并倾向于以“汉译日”的方式进行语言的转换,填补语言规划过程中的空白。

表2 第一学年汉语填充词的使用频率(每千词频)

种类	上半学年	下半学年	全学年
啊	26.0	9.7	17.2
呃	32.9	30.3	31.5
哦	1.6	0.6	1.0
诶	0.3	0.3	0.3
噢	0	0.1	0.1
嗯	34.9	31.2	32.9
那个	0.2	0.2	0.2
其他	0.2	0.2	0.2

资料来源:作者依据历时语料库数据制作。

表3 第一学年日语填充词的使用频率(每千词频)

种类	上半学年	下半学年	全学年
あー	8.1	11.8	10.1
うー	1.5	4.1	2.9
んー	4.1	3.9	4.0
えー	1.4	1.8	1.6
おー	0.4	0.5	0.4
あの一	3.8	5.1	4.5
その一	0.6	1.5	1.1
この一	0	0	0
えーと	1.6	2.1	1.9
なんか	0.4	0.6	0.5
まあ	0.1	0.2	0.1
その他	0	0	0

资料来源:作者依据历时语料库数据制作。

再看日语填充词方面,根据表3的资料,第一学年中使用频率最高者为「あー」,全年共计1,392例,明显高于其他日语填充词。其次为「あの一」「んー」与「うー」。其中,「んー」与「うー」在发音上与汉语填充词“嗯”接近,故其高频出现可能与学习者从母语“嗯”进行语音迁移使用有关,值得进一步考察其语音形式与语用功能的对应关系。

3.3 填充词的第二学年使用倾向

根据下页表4的数据,相较于第一学年,第二学年日语学习者最常使用的汉语填充词由“嗯”转变为“呃”,而“嗯”的使用比例则出现明显下降。尽管使用频次有所变化,“呃”“嗯”与“啊”仍为日语学习者表达过程中最常使用的三类汉语填充词。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学年的资料中,汉语填充词“那个”的出现次数为0。如3.2节所述,“那个”在语音形式上与日语填充词差异较大,且其音节结构相对复杂,这些语音与结构层面的因素可能共同导致其成为日语学习者最早停止使用的汉语填充词之一。

表4 第二学年汉语填充词的使用频率(每千词频)

种类	上半学年	下半学年	全学年
啊	7.8	6.2	7.0
呃	31.2	28.6	29.9
哦	0.9	1.1	1.0
诶	0	0.2	0.1
噢	0	0.1	0.1
嗯	18.2	14.9	16.5
那个	0	0	0
其他	0	0.1	0

资料来源:作者依据历时语料库数据制作。

另一方面,第二学年中,日语与汉语填充词的使用比例大致相当,呈现相对平衡的格局。与第一学年相比,各类填充词在类型构成上亦出现显著变化。

首先,日语填充词「あの一」在第二学年中首次超越了「あー」,成为学习者使用频率最高的日语填充词。这一变化或可反映学习者在日语习得过程中,对语用功能更明确、表达性更强的填充词产生了更高的需求。

其次,「えーと」的使用比例出现显著增长。在第一学年中,「えーと」仅占全部填充词的不足7%,但至第二学年,其比例已上升至19%。这一增幅可能显示出学习者对于「えーと」的语用功能掌握逐步深化,其实际运用能力亦随之提升。

表5 第二学日语填充词的使用频率(每千词频)

种类	上半学年	下半学年	全学年
あー	8.1	4.9	6.5
うー	1.6	2.0	1.8
んー	4.9	3.6	4.2
えー	5.3	2.2	3.7
おー	0.2	0.1	0.2
あの一	14.8	14.9	14.8
その一	3.3	6.1	4.8
この一	0.1	0.1	0.1
えーと	8.5	9.7	9.1
なんか	0.5	2.5	1.5
まあ	0.4	22.7	1.3
その他	0	0.1	0.1

资料来源:作者依据历时语料库数据制作。

整体而言,以「あの一」为代表的「あ」系填充词的使用比例仍高于「えーと」「えー」等「え」系填充词。这一差异可能说明,就发音难度、语境适应性或语用功能等方面而言,「あ」系填充词对于学习者而言更易于理解与运用。尽管「あー」在第二学年中的使用比例有所下降,但仍维持较高的使用频率,排名第三,显示其依然是日语学习者倾向使用的重要填充词之一。

3.4 填充词的第三学年使用倾向

根据表6的数据可见,第三学年上半年与下半年之间,日语学习者在汉语填充词的使用情况上出现了明显差异。鉴于此,本节将分别对两个时期的使用特征进行分析与讨论。

在第三学年上半年,共有17名学习者中的16名前往日本,开展为期一年的留学生活。由于刚进入目标语环境,学习者的语言表达和仍深受母语影响。尽管整体而言,与第二学年相比,汉语填充词的使用频率已明显下降(见表1),但“呃”与“嗯”两种汉语填充词仍占据主要位置,显示其在此阶段依然具备语用功能。此现象可能反映出学习者在运用日语进行表达时,为填补语言空白或争取思考时间,仍习惯性地依赖母语中已熟悉的语音资源。“呃”和“嗯”作为频率高、语音负荷低的母语填充词,被自然而然地带入日语表达之中。

表6 第三学年汉语填充词的使用频率(每千词频)

种类	上半学年	下半学年	全学年
啊	4.2	0.8	2.5
呃	17.7	6.71	12.0
哦	0.2	0.2	0.2
诶	0.1	0.5	0.3
噢	0	0.1	0.1
嗯	7.5	6.9	7.2
那个	0	0	0
其他	0.1	0.1	0.1

资料来源:作者依据历时语料库数据制作。

与此同时,日语填充词的使用比例显著上升,从第二学年下半年的48.70%提升至66.78%(见表1),显示学习者开始逐步向目标语表达模式过渡。在使用频率最高的日语填充词中,「あの一」为首,其次为「その一」「あー」与「ん一」(见表7)。

表7 第三学年日语填充词的使用频率(每千词频)

种类	上半学年	下半学年	全学年
あー	8.7	7.8	8.2
うー	2.8	1.3	2.0
ん一	7.2	2.4	4.7
えー	4.6	2.4	3.5
お一	0.3	0	0.2
あの一	15.4	10.5	12.9
その一	8.7	5.2	6.9
この一	0	0.7	0.3
えーと	7.1	5.2	6.1
なんか	2.6	10.0	6.4
まあ	2.1	7.6	4.9
その他	0	0	8.2

资料来源:作者依据历时语料库数据制作。

综上所述,第三学年上半年呈现出母语与目标语填充词并存使用的过渡状态:一方面,学习者仍有意识

或无意识地使用汉语填充词；另一方面，随着日语接触的加深，日语填充词的使用频率亦逐步上升，呈现出融合与转换的特征。

进入第三学年下半年后，学习者在填充词使用上的趋势发生了明显变化。整体而言，日语填充词使用比例升至77.49%，汉语填充词降至22.51%，日语填充词首次确立压倒性优势，成为学习者主要依赖的语用资源。

细部分析显示，与日语发音相近的汉语填充词“嗯”再次超过了“呃”，成为最常见的汉语填充词。此变化可能与学习者对日语语音环境的适应程度提升有关，显示出其选择使用与日语语音更接近的填充词以辅助表达。同时，与日语语音差异较大的“那个”则降为0，再次显示其逐步退出学习者的语用实践。

在日语填充词方面，除了延续上半年的高频使用项目之外，「なんか」和「まあ」的使用比例显著上升，特别是「なんか」，其使用频率达到日语填充词全体的19%，成为这一时期最常被使用的填充词之一。值得注意的是，「なんか」和「まあ」这两种填充词在常规教学教材中出现频率不高，其习得途径可能主要来自于学习者在留学生活中与日语母语者的实际交流与语境接触。这一发现凸显出自然语境下的语用输入与实践活动对填充词习得的重要促进作用，亦显示语言接触的真实性与密度，对学习者的语用资源的扩展具有关键影响。

3.5 填充词的第四学年使用倾向

根据表8的数据，第四学年中日语学习者对汉语填充词的依赖进一步减弱，整体使用频率明显低于前三学年，尤其在下半学年，此趋势更为显著。首先，汉语填充词“嗯”的使用频率从上半学年的5.9次/千词（实际频数528次）急剧下降至下半学年的0.9次/千词（89次），呈现出显著变化。这一转变可能反映出学习者语言产出的流利度提升，对母语的依赖程度降低。此外，“啊”的使用频率亦有所下降，进一步支持语言习惯逐渐转向日语系统的假设。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呃”的使用在第四学年下半年反而出现回升，成为当期使用频率最多的汉语填充词。此逆势现象可能与个体差异或特定语境中“呃”所具有的语用功能相关，显示出即使在母语填充词整体式微的情况下，某些语项仍可能因其功能适配性而被保留。

此外，汉语填充词“哦”“诶”“噢”“那个”在第四学年下半年的使用频率极低，其中后两者甚至完全消失于语料中。由于此类填充词在语音上与日语差异较大，学习者可能逐步弃用这些形式，转而选择与日语语音或语用习惯更为接近的填充词，进一步印证了语言习惯向目标语系统转移的倾向。

表8 第四学年汉语填充词的使用频率(每千词频)

种类	上半学年	下半学年	全学年
啊	1.3	1.0	1.1
呃	3.5	6.2	4.9
哦	0.2	0	0.1
诶	0.4	0	0.2
噢	0	0	0
嗯	5.9	0.9	3.3
那个	0	0	0
其他	0	0.1	0.1

资料来源：作者依据历时语料库数据制作。

在日语填充词方面(见表9),第四学年中使用频率最高者为「あの一」,其后依次为「あ一」与「まあ」。「え一と」的使用亦维持一定水准,显示出学习者对该类语项的稳定掌握。

表9 第四学年日语填充词的使用频率(每千词频)

种类	上半学年	下半学年	全学年
あ一	6.5	7.8	7.2
う一	2.2	4.1	3.2
ん一	2.8	4.8	3.8
え一	3.5	2.4	2.9
お一	0.2	0.2	0.2
あの一	8.5	11.4	10.0
その一	5.6	5.1	5.4
この一	0.4	0	0.2
え一と	5.9	5.8	5.9
なんか	6.6	2.1	4.3
まあ	5.6	7.5	6.6
その他	0	0.1	0.1

资料来源:作者依据历时语料库数据制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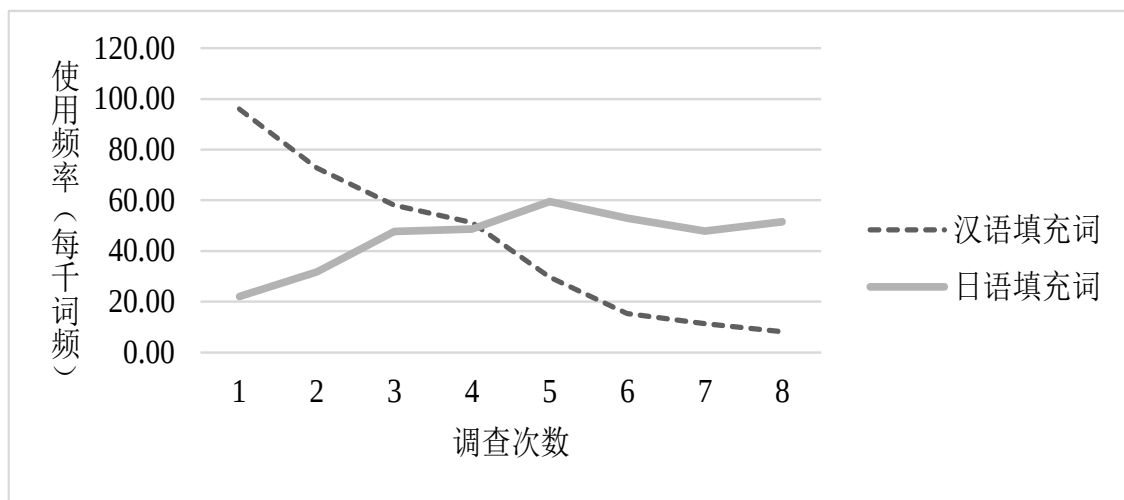
特别值得关注的是,与前几学年相比,学习者在第四学年所使用的日语填充词种类更为多样,显示其语用资源的扩展与策略选择能力的提升。此外,日语填充词之间的使用频率差距较前三学年缩小,呈现出更为多样化与均衡化的使用趋势。此现象表明,学习者不再过度依赖特定填充词,而是能够根据语境灵活选用多种语项进行话语调节,逐渐展现出接近母语者的填充词表现方式。

4 考察与教学启示

本研究基于历时学习者语料库,探讨了日语学习者在四年学习历程中汉语与日语填充词的使用变化与发展趋势。经由历时语料的整合与分析,得出以下主要结论与教学启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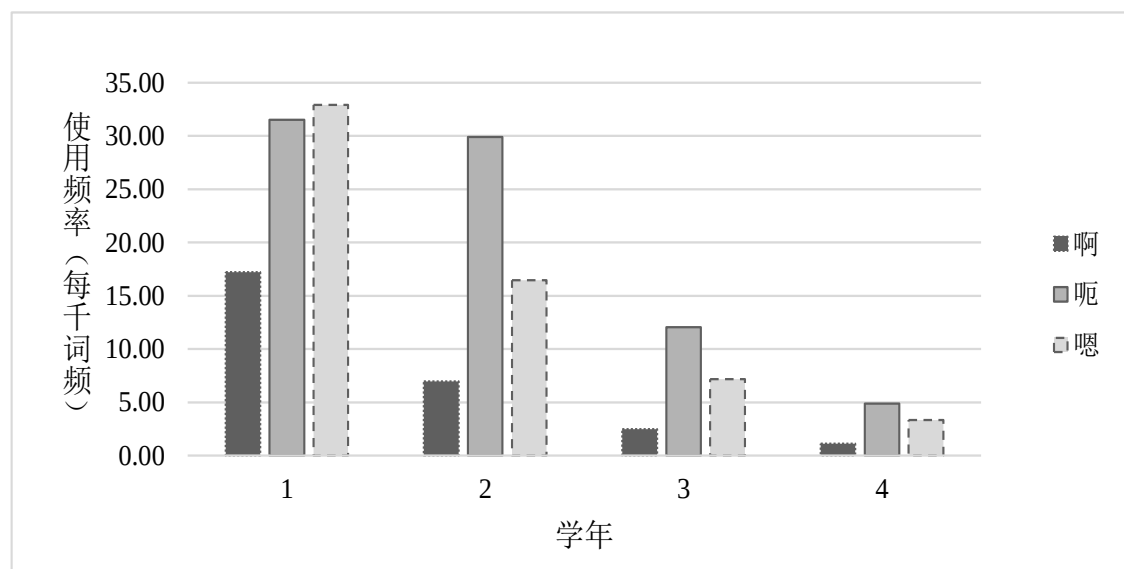
首先,结合下页图1所示,汉语与日语填充词的使用频率呈现出此消彼长的对比趋势。汉语填充词的整体使用量随学年推进稳定下降,其折线呈左上向右下延伸的递减曲线;日语填充词则在第二学年与汉语填充词使用量持平后,于第三学年达到高峰,最终趋于稳定。由此推测,学习者在达到一定语言水平或学习时长后,其日语填充词使用可能进入一个稳定区间。然而,该区间的数值是否接近或等同于日语母语者之使用频率,仍有待后续研究探讨。

其次,根据下页图2所示变化可知,学习者在四年间对汉语填充词“啊”“呃”“嗯”的依赖程度整体下降。其中“呃”虽在第二学年仍保有高频使用,但在第三学年留学期间大幅下降,至第四学年仍为最常出现的汉语填充词。此现象可能与中介语理论(Selinker, 1972)所提出的僵化现象相关,即学习者语言系统中某些项目因频繁使用而固化,导致无法顺利过渡至目标语的表现层次。“呃”的高频保留或可视为此类僵化现象的具体表现,未来有必要针对其语用功能与语音特征进行更深入探讨。



资料来源:作者依据历时语料库数据制作

图1 汉语填充词和日语填充词的使用频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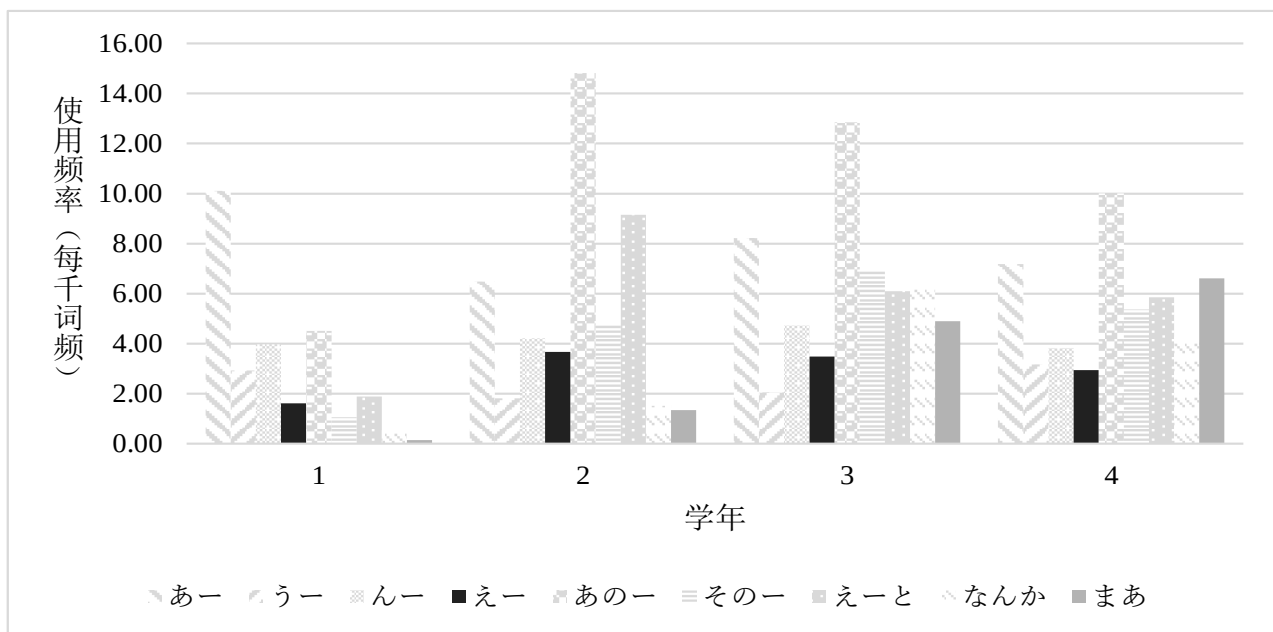
资料来源:作者依据历时语料库数据制作

图2 主要汉语填充词的使用频率

同时,石黑圭(2022)指出,“呃”在发音上属于日语没有的音素,对日语母语者而言易产生违和感。因此,在一线教学中应引导学习者适当减少此类填充词的使用,以提升表达的自然性与可接受度。

再者,如下页图3所示的日语填充词使用变化,随着学习历程的推进,学习者所使用的日语填充词种类显著增加,且各类填充词之间的频率差距逐渐缩小,显示其已具备多样化且均衡的填充词运用能力。例如「あのー」自第二学年起成为最常使用的日语填充词,「まあ」与「なんか」则在第三学年留学期间出现明显增长,即便在第四年亦维持高使用率,与其留学前的使用情况形成鲜明对比。

综上所述,日语学习者的填充词习得历程可概括为如下三段发展趋势:(1)初期阶段:学习者主要依赖“嗯”“呃”“啊”等汉语填充词,并开始尝试使用「あのー」等基本填充词;(2)中期阶段:汉语填充词使用频率下



资料来源:作者依据历时语料库数据制作

图3 日语填充词的使用频率(「おー」「このー」「その他」除外)

降,“呃”逐渐成为主要汉语填充词形式;同时「あの一」「えーと」等功能性日语填充词显著增多;(3)后期阶段:学习者通过留学或语境接触,习得「なんか」「まあ」等更自然、口语化的日语填充词,整体使用趋向稳定与多样,语用策略逐渐成熟。此外,结合中介语理论观点,亦可进一步理解此发展轨迹中隐含的心理语言机制。例如:初期阶段过度依赖母语填充词,可能反映出语言资源不足时的简化倾向,即在表达负荷较高时,使用最易产出语言资源来维持话语连贯;中期阶段特定形式的过度使用,则可能属于语用策略泛化的现象,学习者未必依照语境判断适用性,而是基于形式掌握与记忆的便利性进行机械化使用;而后期的形式扩张与功能多样化,则表现出学习者策略选择的成熟与语用掌握能力的提升。整体而言,填充词的习得历程体现了中介语系统的动态演化,未来若能进一步结合功能层面的质性研究,将有助于更全面描绘此过程的语言习得机制。

最后,基于上述分析与考察,针对日语学习者在不同学习阶段填充词使用的特征及其背后可能的原因,教师在实际教学中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有针对性的指导,以促进学习者对日语填充词的有效习得。

(一)引导学习者减少对母语填充词的依赖

中介语作为一种动态发展的语言系统,会随着学习者对目标语掌握程度的提升而逐渐变化。教学过程中,教师应及时提供语言使用上的反馈,引导学习者逐步减少对汉语填充词的依赖。以“呃”为例,该填充词可能因其语音与日语差异较大,易使日语母语者产生听觉违和感。因此,应提醒学习者在日语表达中避免频繁使用此类汉语填充词,以提升表达的流畅度与自然性。

(二)鼓励多样化使用日语填充词

教师亦应指导学习者掌握并灵活运用多样类型的日语填充词,避免对单一类型产生过度依赖。通过明确介绍不同功能与语境对应的填充词,并鼓励其在实际交流中适当运用,可以丰富学习者的日语表达,提高表达的流畅度和自然度。此类多样化的使用策略,有助于学习者更好地适应日语语境,提高语用运用能力。

(三)关注教材编写与教学方法的调整

在教材编写层面,应考虑日语学习者在不同阶段对填充词的使用特征,设计富有层次性的输入内容与练习活动,明确各阶段的学习目标与语用指导重点。同时,教学方法亦宜多样化,例如采用情境教学,任务导向教学等方式,为学习者提供针对性的填充词练习与语料输入,有助于其更准确地掌握填充词的形式与功能,进而提升日语口语表达能力。

总而言之,教师在实际日语教学中应密切关注学习者填充词的使用情况,并通过针对性指导与恰当的教材设计,引导学习者发展对日语填充词的掌握能力,以促进其语言表达的自然性与流畅度。

5 结 语

本研究以北京日语学习者历时语料库(『北京日本語学習者縦断コーパス』)中的口语访谈语料为对象,从历时性视角出发,探究了零起点日语学习者在四年制学习历程中,日语填充词使用的发展变化。研究结果显示,汉语与日语填充词的使用频率呈明显的反向变化趋势:随着学年递进,学习者对汉语填充词的依赖逐步减弱,对日语填充词的掌握与使用则不断增强。值得关注的是,在赴日留学之后,日语填充词的使用不仅在数量上有所提升,更在种类上呈现明显扩展。此一变化趋势在留学结束后的第四学年亦得以延续,进一步证实了语言环境对日语填充词习得的积极影响。这些结果从历时视角具体揭示了学习者在填充词运用上的发展轨迹,也反映了语用能力与语言接触之间的密切关联。

此外,本研究亦对日语填充词的教学实践提出了若干启示。首先,教师应根据不同学习阶段学习者的填充词使用特征,采取分阶段、差异化的教学策略。初期阶段宜特别关注学习者对母语填充词的依赖问题,中后期阶段则应强化对日语填充词的种类识别与语境应用能力。其次,教材编写者在设计相关内容时,应充分考虑学习者的实际语用需求,有计划地引入不同类型的日语填充词,并辅以例句、情境联系等形式,帮助学习者理解与掌握其语用功能。

总体而言,本研究通过历时语料的实证分析,不仅揭示了日语学习者在填充词使用上的发展趋势,亦为填充词教学提供了具体参考。未来研究可进一步拓展至不同语言北京或学习环境下学习者的填充词使用差异,并探索更具实效性的教学策略与教材设计方法,以促进日语学习者口语表达能力的整体提升。

[本文为2021年度(2021-2025年度)日本学术振兴会(JSPS)科学研究费助成事业基盘研究(A)项目“海外縦断作文コーパスの構築に基づく文章産出能力の発達過程の実証的研究”(项目编号:JP21H04417)阶段研究成果。项目负责人:石黒圭;2022年度(2022-2027年度)日本国立国语研究所机构据点型基干研究项目“多様な言語資源に基づく日本語非母語話者の言語運用の応用的研究”(项目编号:L411062227)阶段研究成果。项目负责人:石黒圭]

参考文献

- 王立非,祝卫华.中国学生英语口语中话语标记语的使用研究[J].外语研究,2005(3).
- 王希竹,金晓艳.汉语二语学习者口语非流利填充型停顿研究[J].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2).
- 韦兰佳.中日填充词比较研究[D].西安:西安外国语大学,2013.
- 朱霖.汉语口语填充标记研究基于非母语汉语学习者与母语者的对比[D].南京:南京师范大学,2017.
- 刘洪君.面向国际中文教育的汉语口语填充语研究[D].北京:中央民族大学,2022.
- 张奕,乔琳.话语标记语研究现状与展望[J].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27).
- 张桐.基于I-JAS语料库对中国日语学习者填充词「なんか」使用情况的考察[J].品位·经典,2021(14).
- 武妙冉.国内话语标记语研究综述[J].文学教育,2018(9).
- 迫田久美子.横断コーパス(I-JAS)と縦断コーパス(B-JAS)の意義と役割——日本語学習者のロールプレイにおける依頼表現[C]//林洪,徐一平,迫田久美子.北京日语学习者历时语料库与日语教学.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24.

- 金韵玲. 韩国汉语作为第二语言学习者叹词类填充话语标记使用调查[D]. 南京: 南京师范大学, 2020.
- 贾琦, 赵刚, 孙莉. 日语填充语及其功能[J]. 日语学习与研究, 2013(1).
- 原雪. 中国英语专业学习者口语填充语习得研究: 以 I Mean 为例[D]. 郑州: 河南大学, 2021.
- 彭丽萍. 日语填充词的使用与学习者熟练度的关联调查——基于日语语料库的调查[J]. 北极光, 2019(11).
- 大工原勇人. 日本語教育におけるフィラーの指導のための基礎的研究——フィラーの定義と個々の形式の使い分けについて[D]. 神戸: 神戸大学, 2010.
- 上田有希子. 話しことばの位相——会話におけるフィラーの研究[J]. 日本文学, 2005(101).
- 小西円. 日本語学習者の習熟度別に見たフィラーの分析[J]. 国立国語研究所論集, 2018(15).
- 山根智恵. 日本語の談話におけるフィラー[M]. 東京: くろしお出版, 2002.
- 中島悦子. 自然談話に現れるフィラー——自然談話録音資料に基づいて[J]. Asia Japan Journal, 2009(4).
- 石川慎一郎. ベーシックコーパス言語学[M]. 2版. ひつじ書房, 2021.
- 石川慎一郎. 学習者コーパス研究における横断・縦断データ統合の意義——I-JASとB-JASをめぐって[J]. 国立国語研究所言語資源ワークショップ2023発表資料, 2023.
- 石黒圭. 日本語学習者のフィラーの習得と評価——中国語を母語とする日本語学習者3名を対象にしたケーススタディ[C]//窪田晴夫, 朝日祥之. 言語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の多様性. くろしお出版, 2022.
- 永井絢子. 対話に見られる日本語学習者のフィラー——連続使用に注目して[J]. 日本語教育方法研究会誌, 2017(24).
- 西山友恵, 齊木ゆかり, 吳素蓮. 流暢さとフィラーについての一考察[J]. 東海大学紀要, 2007(27).
- 伝康晴, 渡辺美知子. 音声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における非流暢性の機能(<特集> 音声伝達する感性領域の情報の諸相)[J]. 音声研究, 2009(13).
- 尾崎明人. 外国人の日本語の実態(2): 上級日本語学習者の伝達能力について[J]. 日本語教育, 1981(45).
- 定延利之, 田窪行則. 談話における心的操作モニター機構——心的操作標識「ええと」と「あの(-)」[J]. 言語研究, 1995(108).
- 定延利之. 音声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教育の必要性と障害[J]. 日本語教育, 2004(123).
- 葛欣燕, 松村瑞子. 指示詞型フィラーの用法についての日中対照分析——日本語「あのー」と中国語「那个 nage」の機能を中心に[J]. 言語文化論究, 2017(38).
- Selinker L. Interlanguage[J]. IPAL: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Applied Linguistics in Language Teaching, 1972, 10(3).

作者简介: 石黒 圭 男 日本国立国語研究所教授 研究方向: 篇章法、话语分析

联系方式: ishigurokei@ninjal.ac.jp

作者简介: 吴楚琦 女 汉族 日本国立国語研究所非常勤研究员 研究方向: 日语语言、日语教育

联系方式: wuchuqi.research@gmail.com

A Corpus-Based Study on the Use of Fillers by Chinese Learners of Japanese

KEI Ishiguro & WU Chuqi

(National Institute for Japanese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Abstract: This study investigates the longitudinal acquisition of Japanese fillers by Chinese learners within an interlanguage framework, drawing on spoken corpus data. It analyzes how learners shift from reliance on L1 (Chinese) fillers to increased use of L2 (Japanese) fillers over time. Results show the following: (1) A progressive decline in Chinese filler usage, with Japanese fillers increasing notably from the second year and surpassing Chinese fillers between the second and third years; (2) Consistent decreases in Chinese fillers such as a, e, and en, although e remains the most frequently used in the fourth year; (3) Marked learner preferences for specific Japanese fillers (e.g., notably frequent use of ano), and increased use of maa and nanka during study abroad, possibly reflecting development in pragmatic and sociolinguistic awareness. These findings provide empirical support for stage-specific patterns in filler acquisition and suggest pedagogical implications for fostering context-appropriate use of L2 fillers while reducing L1 reliance.

Keywords: Fillers; Japanese language learners; longitudinal corpus; B-JAS; frequency analysis

(责任编辑: 王晨萌)